



□谭丽娜

从齐鲁大地嫁到内蒙古草原，二十年光阴流转，我方才懂得：故乡并非只能深埋于根，也可以生长在物件里。

我的行囊里，曾经装着整个山东。不是衣裳，也不是嫁妆，是一张折痕快断开的山东省地图。我把它叠得方方正正，揣在身上。有了它，就算我在外面的世界翻了船，总能摸着这块地图的边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我老家那里的路，像一把笔直的尺子，土地被它裁成方正的格子，规规矩矩的。村庄呢，就散在格子里，比如我的谭楼村，稳稳地嵌在鲁西南平原的绿色里。那里田埂笔直，村子聚集，连风都晓得顺着墙根走。

后来，我嫁了人，一脚踩上了内蒙古的土地。我那男人，是一个蒙古汉子，话少得像冬天的石头，可眼神却像远天一样，敞亮着呢！

这里也有地图，挂在公婆老宅的墙上。大片大片的绿，上面只是稀稀拉拉标着村村镇镇，神秘又疏离。我带过来的那些乡音，那些张口就来的“您好”“谢谢”，还有那句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踏实劲儿，搁在这儿，就像把一颗石子扔进大海，连个水花也没溅起来。

村里人看着我失措的样子，只是笑。他们说，草原的宽，在风里，在云里，在马背上。

刚来的那些日子，我很局促。看着他们围着方桌大口大口吃肉，大碗大碗喝酒，放开嗓子唱歌，像鹰飞一样舒展翅膀，像奔马一样腾飞跳跃，舞蹈。我只能在旁边傻傻地看着，默默地添茶，觉得自己像一个多余的文字，误入了别人的诗行。

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，成了我的一次转折。

懒洋洋的太阳悬在头上，比腌透了鸭蛋黄还黄。牛羊全都卧在稀疏的树荫下，眼神安详得透着哲思。我盯着那望不到头的地平线，直到眼前模糊朦胧。心的翅膀累极了，扑棱不动了，我收回了目光，心思落在了身边那些不声不响的物件上。

库房角落里的一个马鞍，被无数的身子和年月磨得油亮，透着一种沉静的光。还有毡房里的铜壶，沉甸甸圆乎乎的，壶嘴向上撅着，吹着口哨的样子。更有那个神奇的，在我看来能搭起、能拆解的哈纳墙，木杆交叉处缠着皮绳，打着紧实而智慧的结，就是一个神奇的物件。

鬼使神差地，我伸出了手。

我先摸到了那面墙。冰凉，粗糙，木头的纹理带着皮肤的触感。再摸那铜壶，温润的体感，碰那马鞍，硬朗的线条。我忽然懂了，这些都不是摆着看的风景，更不是冷冰冰的工具。它们是藏着这片土地所有老法子的容器，是活着的有体温的物件。

幽暗的库房里，光线被窗格切成条

住在物件里的草原

形，照在一个静卧的马鞍上。马鞍放在一条长条凳上，那凳子便像匹歇脚的老马，连喘息都轻了。鞍桥油光发亮，皮革硬邦邦的，裂着干涸的细纹，银钉倔强地嵌在那里，透着一股规规矩矩的力量。

在我的老家，规矩是写在纸上，说在嘴上的。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”，一张无形的细网，将人妥帖地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，求的是稳妥，是和睦。可这马鞍的规矩，是另一回事。它不说话，却比任何言语都来得直接，每一道弧线，似乎都在说：想驾驭风，先得学会承受它的颠簸，想与马合一，就得顺从这木与铁的骨骼。

这道理，得用身子去读，才能懂。

我的男人，是一位沉默的草原汉子。常见男人取了蘸饱牛角油的软布，不疾不徐地擦拭。从高耸的鞍桥到垂落的镫革，手掌抚过，长出鲜艳的光泽。擦完了，轻放在直射的阳光下，让油脂慢慢渗进木头的肌理。

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，男人转过身，向我伸出手：“过来，骑马。”男人双臂有力，将我托举上马鞍。那一瞬间，所有关于策马奔腾的诗意幻想，都碎了。屁股撞上硬木的钝痛，大腿内侧被皮革摩擦得火辣，身子悬空晃荡的恐慌，天地在眼前旋转，我死死攥着前鞍桥，十指开始酸麻，浑身的筋肉都僵硬成了骨头，碰哪都是针锋相对。

男人牵着缰绳前面走，缰绳打着弯，马的步子不急不缓，四平八稳的样子。声音从前面传来：“别跟马较劲，也别跟鞍子较劲。身子放松点儿，用心去感受。”感受它？我只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疼与怕。悬在半空，别无他法。我试着一点点松开咬紧的牙关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松开绷紧的腰胯。奇了！我的身体，不由自主地被这节奏俘获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沉劲儿抽劲儿竟从这冷硬的“规矩”里，慢慢生长出来。

忽然间，我想起《论语》里那句“七十而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幼时在学堂念诵，只觉是圣贤遥不可及的境界。此刻，在这慢悠悠的马背上，在这硌得人生疼的鞍具上，我竟摸到了这话的骨头。孔子说的“矩”，是人间的礼法，是宗族的网格。而这马鞍，是草原的“矩”，是自然的律法，是活着的道理。

风从耳畔拂过，云在天上舒卷。而我，学着这片土地教我的第一个词：往前。

初到草原，最让我心惊的是这个“家”的模样。它那么轻飘，那么不实在，一阵风就能吹走，把我所有关于“家”的念想，连根拔起。

在山东，家是长进地里的，有根的，沉得很。院墙高耸，青砖到顶，推开老房子那扇沉甸甸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就推开了一部家族的编年史。而今，我面对的“家”，是一堆散放的木杆，和几卷柔的皮绳，叫它“哈纳墙”。

它那么单薄，几根木棍交叉着，全无

“墙”应有的威严与遮蔽。族人将它“喇”地拉开，一把巨大的折扇就展开了，皮绳左一穿右一系，再覆上雪白的毛毡。大半天的光景，一个家，像一朵巨大的蘑菇一样，从草场上“长”了出来。这也能叫“墙”？它立得起，趴得下，合抱成圆相互支撑。大风过境时，我总悬着心，觉得它会带着整个家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“呼”一下，散入苍穹，不留痕迹，然后再纷纷坠落下来，或者是把人剩下。

我第一次亲手搭哈纳墙，才算真正触碰它。我笨拙地模仿，将长短不一的木杆交叉、扣紧。它们在我手里总是不听话，“咔嗒”一声又弹开，散落在地，我费劲地把它立起来，就是站不稳，急得我鼻尖冒汗。婆婆默默地过来，布满老茧的手按住木竿，指尖稳稳一压，也不言语，只示意我再用力。当最后一道皮绳勒紧，它们依靠自身的巧劲，一堆散木在连续的“咔嗒”声中陡然站立，成为一片稳固的菱形网格。

阳光融金，从成百上千个菱形格子里流淌进来，洒在毡毯上，印出无数轻轻摇曳的光斑，随风舞蹈。那一刻，我豁然开朗。这墙，生来不是为了阻挡，不是为了隔绝。它更像一个会呼吸的活物，谦卑地立于此地，将家内与家外，温柔地连接成一片。

夜里，我躺在毡毯上，身下的羊毛毡子暖暖的。透过穹顶“套脑”的木格，能望见满天碎星，钻石般清冷闪烁。在山东老家的高墙大院里，天是四四方方的，可在这儿，天是浑圆的，完整地笼罩下来，星星一颗一颗，仿佛就嵌在那些木格里，伸手可摘。

我忽然懂了，山东的家，墙是砖石砌的堡垒，把风沙雨雪、纷扰世事都挡在外面；而草原的家，墙是这通透的能屈能伸的哈纳，它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是四季轮回中被保留下来的生命组合。家里的烟火气与土地的浩瀚气，透过这无数小格，时时刻刻在进行着无声的交换。

草原上的家，不是终点，是驿站，是漫长路途本身的一个逗点。

那个初夏的傍晚，我们要转场了。男人和婆婆拆卸、捆扎，动作熟练，原本站着毡房变魔术一样，不见了。地上只留下一个圆印子。我站在那个圆圈当中，不由得想起老家那扇厚重的木门，门里是祖母慈祥的笑容，是过年时全家的团聚。

我终于明白，山东给我的，是“根”的执念与文化的沉实，而草原教我的，是“路”的哲学，是让日子本身流动起来的智慧。如今，二十年过去，那个行囊里装着山东地图的新嫁女，摊开手掌，接得住风，也接得住整个旷野，成了草原的女人。

那地图、那哈纳墙、那奶壶，这些沉默的物件。最终，那草原，就住在物件里。

（作者为执业兽医师，内蒙古通辽市作协会员）

夜摊的炒饭

□余娟

地铁末班车把人吐到街口，像倒空一口麻袋。我顺着风里的油烟味走去，找到那辆铁皮推车。灯泡吊在竹竿上，晃得人影忽长忽短。锅铲在铁板上砸出鼓点，老板不抬头，只问：“几人？”

我说：“一人。”

他便敲开一个鸡蛋，蛋清顺着蛋壳滑下，像月亮掉进海里。

推车边摆着三张折叠桌，塑料板凳缺胳膊少腿，却总能坐满。我端着炒饭找空位，看见三幅画面同时开演。

左手桌，两个穿校服的男生共吃一份。炒饭端上来，他们先数火腿丁，一人一粒，轮流夹。数到最后一粒，年长的男生把火腿掰成两半，小的那半用饭粒粘住，假装完整。两人笑得东倒西歪。饭吃完，塑料勺在盘底刮出刺耳的声响，像深夜的广播杂音，提醒他们明早还有早读。

右手桌，女人头发卷成湿毛巾，面前两份炒饭，一份加辣，一份免辣。她拿筷子在免辣那份里挖出一个小坑，把加辣那堆的蛋黄埋进去，再盖上饭，轻轻压平。对面座位空着，她却把筷子摆成八字，像等人归来。辣油慢慢渗进白饭，像夕阳沉进雪堆。她吃到一半，手机亮了一下，屏幕上的字被辣油糊住，又暗掉。对面座位一直空着，只见她把没动过的那一份炒饭慢慢收拾打包。

我正对面，坐一位西装大叔，领带搭在膝盖上，衬衫袖口有汗渍。他点的是最贵的那份，虾仁、牛肉、双蛋。饭来了，他先挑出虾仁，排成一排，像列队的士兵；牛肉丁被赶到盘子边缘，堆成小山；蛋黄被戳破，金液流成一条河。他举起手机，对准盘子拍照，闪光灯一亮，小山、河流全都曝光过度。

锅铲声停了片刻。老板递给我一盘最普通的扬州炒饭，没有虾仁，没有火腿丁，只有鸡蛋、青豆和隔夜饭。我低头扒饭，听见身后有人吵架。回头，是一对情侣。女生把炒饭里的葱花一粒一粒拣出来，男生皱眉：“别挑食。”女生把葱花堆成绿色的一堆：“不是挑食，是讨厌被安排。”男生转身走了。女生愣住，突然端起我桌上的辣椒酱，倒在自己空盘里，用勺子挖着吃。辣得直吸气，却笑着对老板说：“再给我一份，加双份葱花。”老板没问缘由，锅铲重新响起。

我吃完结账，看见老板用抹布擦桌子。塑料桌面映出灯泡的倒影，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。擦到西装大叔那桌时，老板拾起牛肉丁，丢给街角的野猫。猫吃得安静，尾巴扫过地面，像在给谁写一封短笺。

夜摊收档时，老板把最后一点饭扣进塑料袋，挂在车把上。塑料袋晃啊晃，像一颗微型的星辰，陪他推车上坡。

我回头望，三张桌子空成三个句号。风把一次性筷子吹得满地跑。夜摊的灯光渐渐暗了，却在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映出一道细长的亮线，像谁用筷子在夜空划了一道，告诉早起的人：这里，昨夜，有人认真炒过饭，有人认真吃过菜，有人认真把生活翻了个面。

新阅读投稿邮箱：qlwbxyd@sina.com